



走进王室

QUJINWANGSHI

主编：张明林

埃及王室

所谓朝气主要表现在各王室成员开明的思想观念方面，比如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方面，王室及其成员一点也不比王室以外的人们差。毕竟现代王室与从前的王室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王室成员因所受教育、成长历程的不同，在一些问题上会表现得特立独行。

远方出版社



走进王室

张明林 主编

埃及王室

Z
JINWANGSHI



11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埃及王室/张明林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 5
(走进王室)

ISBN 978 - 7 - 80723 - 229 - 2

I. 埃… II. 张… III. 皇室 - 史料 - 埃及
IV. K834. 110.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7920 号

走进王室(埃及王室)

主 编: 张明林

责任编辑: 张旭 张宇

装帧设计: 辉煌时代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 - 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19 千字

印 张: 132

版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723 - 229 - 2

定 价: 620.00 元(12 册)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埃及人眼中，克莉奥佩特拉是神圣和伟大的，是维护民族自主、独立的象征；在古罗马人眼中，她则成了一名善施淫技的荡妇，她和恺撒和马可·安东尼的密切关系，令罗马人深为痛惜和不齿；在广大的欧洲人民心中，克莉奥佩特拉又是一名传奇爱情故事的编织者，她的遗事令人神魂颠倒；而在历史学者笔下，克莉奥佩特拉成为一个只知道怎样弄权、怎样享乐、和依附于强者，并对臣民实行贪婪、残忍统治的暴君。但无论如何，克莉奥佩特拉曾真实地生活在尼罗河畔，而且以那种只有她才能具有的方式走进了史册和剧场，也走进了每一个对这个世界有好奇心的人的心里。

“如果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稍微短一些，世界的历史大概就要重写了。”这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对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意味深长的评价。

世界历史上，克莉奥佩特拉七世以其特有的魅力熠熠闪光：她曾倾倒了两位震撼世界的罗马英雄，影响了一代历史的进程。

她让政治家惊叹，让历史学家猜疑，让心理学家着迷，让文学艺术家激动不已……普卢塔克为她撰写了《相同的命运》；莎士比亚写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德莱顿写了《一切为了爱情》；尚伯纳写了《恺撒与克莉奥佩特拉》；艾略特创作了《荒芜的土地》。电影诞生以后，好莱坞拍摄了多部巨片，让褐发高盘、姿色娇媚的女王凝视远方的形象传遍了世界各地……

有人说，克莉奥佩特拉是“尼罗河畔的妖妇”，是“尼罗河的花蛇”；有人说，克莉奥佩特拉是世界上所有诗人的情妇，是世上所有狂欢者的女主人；罗马人对她痛恨不已，因为她差一点让罗马变成埃及的一个行省；埃及人称颂她是勇士，因为她为弱小的埃及赢得了二十二年的和平。

后世人们争相传说克莉奥佩特拉，还因为她那耀人眼目的性格、光怪陆离的心理和感情的变幻多端令人惊异不已。她多才多艺、高雅端庄、美艳动人，又举止轻浮、放荡淫靡、野心勃勃；她柔肠百转、渴望挚爱、情真意切，又心怀嫉恨、行为不贞、诱人以情；她精明干练、慷慨大度、体恤下情，又权欲熏心、诡计多端、凶狠残忍。她是生活艺术化的天才，在人生的奋斗中，她有着极强的表演能力，善于戏剧性地把握时机，富于冒险精神和征服的勇气，懂得种种克敌制胜的奥秘……男人征服世界，她征服男人！

——公元前六十九年，克莉奥佩特拉出生在亚历山大埃及王宫，到她登基的公元前五十一年，她已是如花似玉的少女。按照王朝的古老传统，她不得不下嫁大弟托勒密十三世。不幸，托勒密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当强大的罗马军队在亚历山大城登陆的时候，她圣女般地从巨大的地毯中飘然而出，献上美妙的胴体，却俘虏了恺撒、赢得了埃及的独立与安宁。恺撒死后，克莉奥佩特拉又将顾盼有情的眼睛瞄上了另一位罗马将军。在小亚细亚东岸的塔尔苏斯，那艘巨大的金尾画船一靠岸，英俊潇洒、热情奔放的安东尼就如醉如痴，他整容十次上了大船，为了“临凡的女神”，奉献了整个身心和毕生的事业。克莉奥佩特拉本想借助安东尼实现自己的理想，却被安东尼如火的激情煽起了爱情的烈焰，这炽烈的火焰，烧毁了安东尼，也烧毁了克莉奥佩特拉自己。公元前三十一年，又一位罗马将军渥大维来了，也看到了，但他没有被征服。克莉奥佩特拉万念俱灰，忠诚的侍女们把一条叫做“阿普斯”的毒蛇装在无花果的篮子里送到她面前，她抓起小蛇放到自己的丰乳上，结束了神奇、浪漫的一生。——关于她的死，这不是惟一的说法。有人说，女王是被毒蛇咬了手腕而死的；有人说，女王是吃了随身佩带的空心木梳中的毒药死去的。但真相究竟如何，似是永远解不开的谜……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动荡的埃及	1
第二章	公主的童年	5
第三章	王位之争	17
第四章	初识恺撒	42
第五章	尼罗河之恋	71
第六章	政治婚姻	107
第七章	女王之死	116

第一章 动荡的埃及

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是地中海沿岸最强大的国家。但从托勒密四世(公元前222—前205年)统治时开始走向衰落。这个王朝为争夺地中海和爱琴海的霸权,与塞琉古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史称“叙利亚战争”。延续四年之久的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76—前272年),双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公元前260年,塞琉古王安提柯二世联合马其顿与托勒密埃及进行了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塞琉古苦领了以弗所、米利都等地,并将埃及军队赶出赫勒斯滂和本都沿岸。托勒密二世被迫和谈,并将女儿嫁给安提柯二世。在第三次叙利亚战争中(公元前246—前241年),托勒密埃及最初占领了叙利亚及两河流域,兵抵巴特里亚,后双方议和,但埃及据有了叙利亚沿岸等地。安提柯三世因争夺凯勒叙利亚和腓尼基,又同埃及爆发了第四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21—前217年)。拉斐亚一役,塞琉古失去了全部叙利亚沿岸。但公元前201—前195年,安提柯三世利用埃及政局不稳的机会,占领了凯勒叙利亚、腓尼基和巴勒斯坦等地,是为第五次叙利亚战争。

长达约一个世纪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国家的实力,而且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不得不得着眼于巩固国内的统治地位,镇压人民的反抗。

托勒密王朝的租税是极其繁重复杂的,任何一个古代的国家在这一点上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每一种经济部门或职业,都不能免除直接或间接的课税。商品的输入和输出,从一个诺姆转运到另一个诺姆,买卖、租赁契约等各种商业行为,皆课以苛捐杂税。直接税的项目更为庞杂,如征收实物的土地税、征收现金的相当收获量六分之一的园圃税、庙宇捐、男子人头税、财产税等;此外,还有社会主义务捐、专利税、牲口税、建筑堤坝、桥梁、道路和运河的捐税,织布工人、制草工人、金匠、染匠等也须缴纳从业金,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主要的纳税人则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在托勒密二世时代每年征收的

实物税约等于 60 万公顷土地出产的谷物,现金则达 1.5 万培兰特。托勒密王朝就是用这个数目巨大的收入维持着宫廷的奢侈豪华,维持着王国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供养着军队。征收这些名目繁多的捐税,确实是一件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远远超出了托勒密王朝的官吏的力量和能力之外,他们是无论如何也胜任不了这项工作的。于是,王朝便求助于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采取了包税制度。包税制度是马其顿人的发明,即把国家大部分的捐税采用拍卖的方式转让给个别私人或企业来包办,有特权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可以承包,当地的埃及人也可以承包;谁出钱多,就包给谁。包税商交给国库一定量的款额后,即可由国家获得纳税人的名册、应纳税款的数量等资料,然后进行收税,国家也派遣官吏监督包税商人的行为,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不使国库收入蒙受损失。托勒密王朝前期,包税商人获利甚厚,许多有钱的人们集资结伙、竞相承包。后来,因为埃及的纳税人,主要是劳动群众日益贫困,纳税能力逐渐枯竭,包税制度反而成了一种沉重的社会义务,它甚至使承包捐税的一些富人破产。最后,包税商人逐渐变成了埃及政府的官吏,征收捐税成了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到了罗马时代,包税制度又进一步地扩大,曾经盛极一时。

奴隶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使埃及的广大劳动者既无法进行再生产,又无法生活下去。许多劳动者因欠租、欠税而沦为奴隶。特别是那些劳动在大奴隶主庄园里,国家采石场和金矿中的“囚徒”和奴隶,遭遇更加悲惨。

奴隶主贵族的压迫和掠夺,引起埃及劳动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从逃亡抗拒生产到公开起义,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进行斗争。在公元前三世纪里,即托勒密王朝的全盛时期,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逃亡事件。这在阿波罗尼俄斯与其田庄管理人芝诺的通信文件中得到反映。其中有一次提到一群田庄的农民因不堪忍受过分的剥削而逃到神庙庇身,最后迫使田庄的管理人按原来所订的收租规定行事。到公元前二世纪,这种斗争形式更加普遍,致使奴隶主当局把悬赏缉捕逃奴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事务来处理。奴隶、农民的逃亡,使肥沃的良田变成荒芜的土地。它使国库收入锐减,使托勒密埃及的经济开始衰败下去。

埃及各阶层人民的武装反抗也不断发生。在托勒密四世时,即公元前 216 年,在埃及北部爆发了大规模的埃及士兵起义。土著的埃及士兵,在社会地位、物质生活和政治权利方面都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而退伍后又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因此,他们经常起来暴动。在这次士兵

起义中,农民也参加进来,给统治者以很大的打击。公元前 206 年,底比斯、孟斐斯等地爆发了持续 20 年之久的人民起义,直到托勒密五世时,才被镇压下去。《罗塞达石刻》记述了托勒密五世时对人民起义的镇压:“他遣军占领了城市,并消灭了聚集在那里的起义者;他来到孟斐斯,为他的父王和自己的王权而惩罚了起义的首领……”

奴隶的逃亡、起义,再加上水渠堤坝的失修,灌溉系统状况的恶化,有些农田荒芜了,农业生产开始缩减,就连手工业作坊中开工不足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到了公元前二世纪末,更因捐税的繁重,社会义务的过多,官吏的专横,高利贷的盛行,农业和手工业衰落的情况已很严重。反映在商业上,国内贸易萎缩,对外出口缩小。又因失去了腓尼基、巴勒斯坦以及通往南部阿拉伯的商路,埃及在东西方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也降低了。

埃及在国外领地的丧失和国内起义频仍的同时,地方行政机构也相应地改变了。公元前二世纪时,各诺姆将军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们不仅管辖行政机构、军事移民和诺姆内的警察机构,而且还管理财政和税收。统治集团中的希腊、马其顿显贵也给埃及祭司阶层许多特权,彼此结成同盟,从而获得从思想上奴役劳动人民的可靠武器。这种同盟虽说一直维持到王朝的末日,但仍不能挽救埃及衰落和灭亡的命运。

托勒密六世(公元前 180—前 145 年)统治时,在亚历山大城爆发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起义(公元前 165 年)。这次起义是由宫廷显贵狄奥尼西·帕特萨拉皮斯领导的。他试图利用托勒密六世与七世之间的矛盾来推翻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但没有成功。在他再次组织士兵起义失败之后,他被迫赤身渡河,退入内地,力图在那里煽动群众暴动。由于他是个活动家,在埃及人中又得人心,他很快就招募了许多愿意参加他的事业的人。但起义后来也被镇压了。

在此之后,南部埃及和亚历山大等地仍不断爆发起义,大量的“国王农民”参加了起义队伍,并在起义队伍中起着重要作用。恰逢此时,塞琉古帝国的安提柯四世再度进军埃及,把埃及劫掠一空,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群众的起义运动更加高涨起来。而托勒密王朝内部的斗争也逐渐公开化和激烈起来,托勒密七世把他的哥哥托勒密六世逐出了亚历山大城,托勒密六世向罗马求援,罗马采取分裂埃及的政策,使托勒密六世得到了埃及和塞浦路斯,托勒密七世得到了昔兰尼加。托勒密六世死后,王朝内部的斗争更加残酷,政治危机严重,国家日益趋于崩溃了。

公元前80年,以底比斯为中心又爆发了人民起义。起义的声势震撼了整个地区,尽管统治集团用尽全力镇压,但起义者的反抗斗争仍坚持三年之久,使底比斯城最后遭到严重破坏。此后,于公元前79年、64年、58年在赫尔摩波利斯和希拉克里奥坡里等地都发生过反对托勒密王朝统治的斗争。

这些不同阶层的人民起义虽然常常遭到镇压和失败,但起义的力量不断动摇着腐朽残暴的托勒密政权,造成了托勒密王朝的严重政治危机。托勒密王朝的腐朽和衰弱,以及王朝内部矛盾的增长,在客观上给罗马帝国的侵入造成了有利条件。

克娄巴特拉七世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于公元前69年出生于亚历山大城的。她是托勒密十二世(公元前80—前51年)和王后克娄巴特拉五世的长女。成长过程中的克娄巴特拉七世就耳闻目睹了一起又一起宫廷政变和暴力事件。

克娄巴特拉本人的事迹鲜为人知,尤其是她即王位之前的情况,史书很少有介绍。但有关她的传奇故事却写了不少,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错误,人们要用想象来填补她生平的细节详情。

据说克娄巴特拉七世长得秀丽、修美;气质聪颖、机智、伶俐,并且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宫廷教育,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成年后,又出落得十分标致,美貌出众,才气绝伦,故有“绝代佳人”之美誉。

第二章 公主的童年

小公主三岁时承母后之名,叫小克莉奥佩特拉。像她姐姐贝勒奈西一样,从这个年龄她必须开始接受宫廷教育。国王亲自为她设计了计划和实行的细则,就像当年为长女贝勒奈西设计一样。

语言,对一位公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托勒密十二世始终这样认为。因为每一位公主在成年以后都要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国事交往,出席许多王公贵族的盛会。有的公主还要远嫁别国,做别国的王后。托勒密十二世为小克莉奥佩特拉请了八位语言老师,分别教小公主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埃及语、叙利亚语、高卢语、法勒里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他叫这些老师在日常生活中轮流用各自的语言同公主交谈、做游戏、读书识字、唱歌朗读等等。王后克莉奥佩特拉五世担心女儿太小,同时学习这么多语言会接受不了。谁知小克莉奥佩特拉却十分投入。她对每一种语言的好奇心都一直持续着,她的领会能力极强,在极短的时间内,她都进入了这些语言的大门。

当然,那些老师也为此大动了脑筋。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物品入手,抓住每一个时机,想尽了各种容易让一个孩子接受的方式。每当进入后宫的大院,那些外来的使者或朝中要臣,总能听到一个幼稚女童的异国之音。好奇的宫中女仆对小公主学习外国语也都怀着浓烈的好奇心,闲暇之时,她们会跟在无处不到的小公主身后,听她和那些外国语老师的奇妙对话,听小公主唱那美妙婉转的外语歌。在她们眼里,这个小公主简直就是神的女儿。

两年以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小克莉奥佩特拉已经能流利地使用这八种语言了——尽管有的时候她说着希腊语会插几句叙利亚语、说着拉丁语会带进几句高卢语,或者说着意大利语会带进几句法勒里语、西班牙语……诸如此类的语种混用,但她确实是掌握它们了。

“这真是一个奇迹!”

托勒密十二世这样对王后说,在知己的大臣面前也常常如此,“小克莉奥佩特拉公主会八种语言,这在我们历代王朝的王子、公主里还从

不曾有过呢!”言语中流露着难得的自豪与骄傲。

其实,更令托勒密十二世欢喜的,是小克莉奥佩特拉表现的天真活泼和倔犟不屈的个性。她熟悉宫廷的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能亲切交谈。她那深褐色的大眼睛闪耀着惹人喜爱的神采。她的举止像个大女孩,彬彬有礼而又落落大方。她那娇小美丽的身影就像一头小鹿,整天在宫廷的各处跳跃,高大的殿柱后面,光洁的大理石阶梯上,造型奇特的雕像前面、雾气缭绕的喷水池边、宽阔的草坪丛中、鲜花盛开的花园……而且,叫人奇怪的是,这样一个备受呵护的小公主从小长到五岁的时光很少啼哭。有一次,她在花园里玩耍,不小心被蜜蜂蜇了一下,胳膊上被蜇的地方红肿了一大片,却连一声哭叫都没有。她自个儿跑到奶妈跟前,诉说了原委,叫奶妈用针把蜂针挑了出来。奶妈和众女仆为此担惊受怕了好几天,深怕国王王后会知道。

更险的是另一次遭遇。一天中午,跟随小公主的女仆因为过于疲劳,就靠着一个殿柱旁打了一个盹。谁知小克莉奥佩特拉不知何时爬上了一个石狮子雕像上,脚一下踩空,从狮子雕像上掉了下来,顿时额头血流如注。那女仆听到“扑通”一声惊醒过来,见状吓得面无人色,她大呼起来。御医在清洗伤口时才发现小公主额头裂了一个一寸长的口子。所有的仆人都感到大祸临头。谁知小公主却始终没有叫痛。好在那个御医做了特殊的处理,没有在小公主那花朵般的额上留下一点痕迹。但是,这事终于还是让托勒密十二世知道了,他龙颜大怒,要杀了那女仆。要不是小公主拉着他的衣袖反复说是自己的错,国王是不会放过她的。最后,那女仆挨了十棍,换做厨房女佣才算了事。

小克莉奥佩特拉使托勒密十二世产生了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激情,因为,她调动了父王的父爱之情和艺术家的情调——本来,他身上洋溢的艺术家的气质胜过他做帝王的气质。他对建筑、雕塑、文学、艺术、史学等方面的兴趣一直未衰,对于它们,他都有着极高的鉴赏能力。尤其是音乐,他更是精通其中的妙理。他有一支长笛,那是他最心爱的东西。在他眼里,它胜过一切金银珠宝,是无价之宝。当他还是一个王子时,一个艺术家送给他的。那时,他生活轻松自如,随意潇洒。他醉心于他喜爱的各种艺术,在那些天地和意境中,他体悟着生活的美好和人生的惬意。他有许多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经常聚集在他的王子府里,谈天说地,谈古论今……另外,他还悄悄爱上了父王一个大臣的女儿,每一次看到她那窈窕娇美的身影,他都会心旷神怡,仿佛天也高了许多。但是,随着父王的与世长辞,他被亚历山大民众迎立为新国王,

从此,他的生活完全变了。他深居宫中,再也没有倾心交谈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变成了他托勒密十二世的臣民,他们总是对他惟惟诺诺。他不能再整日埋头他钟情的各种艺术,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国事等待着他去处理。他再也不能见到他深爱的姑娘、他被迫遵循王室传统,娶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为王后。他因此常常都是郁郁寡欢。只有那支名贵的长笛还在陪伴着他。他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化作一支支乐曲吹奏出来。不知在多少个黄昏,他那悦耳的笛声在高大的殿宇中回荡,融汇在那夕阳的光辉里,直到暮色笼罩大地。那笛声有时明朗如三月的春光,有时豪放如壮士的长歌,有时苍凉如秋日的旷野,有时柔和如风中的杨柳,有时奋起如舞动的苍龙,有时幽怨如云遮的月光……托勒密十二世用它诉说着一个失意国王的无限情思,回眸如烟如雾的过去。每当笛声响起的时候,宫中所有的人都会驻足倾听,感受那美妙的声音。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悄悄给托勒密十二世取了个别号——“吹笛的君王”。

小克莉奥佩特拉公主的可爱激发了托勒密十二世的艺术情趣,他要把这个宝贝女儿的住处建造成艺术天地。

精心的研究之后,他把造取宏伟的王宫的东南角作为女儿的小王国。本来,这里作为宫殿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整个王宫一样,已经凝结了埃及历代君王的文雅的鉴赏能力,是气势恢宏的埃及建筑典范和曲线优美的希腊艺术的结晶。托勒密十二世在这里尽情施展了他那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给这恢宏与典雅之中加进了少女喜欢的艳丽华美和浪漫情调:精雕细琢的分枝烛台,回环往复的拱型走廊,造型工典的高背座椅,镶金的木板雕刻,小巧玲珑的小型塑像,象牙装饰的天花板,宝石点缀的香炉,薄如蝉翼的各色帷幔,花纹变幻的波斯地毯……书房里则摆满了各类论集和剧本,乐谱和文选。而宫殿外面,是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花园。由于王宫地势较高,远处的海风能轻轻吹进花园,海风的湿润把花香弥漫开来,空气中充满沁人心脾的气息。花园中间铺着一条条大理石的小径,小径又连着一块块碧绿的草坪。草坪流淌着清澈的泉水。各种热带树木。如无花果、棕榈、芭蕉之类,高高低低,编织着层层浓荫。喷水池长年不停地喷射着如烟如雾的人造雨,娇美的睡莲在池中零星地点缀在莲叶丛中,叫人想起天空中闪亮的星星……这些,无不荡漾着闺房的浓郁气息。

这时,小克莉奥佩特拉的姐姐贝勒奈西已经十五岁了,亭亭玉立的身材标志着她已是个成熟的姑娘。照理说,托勒密十二世和克莉奥佩

特拉王后就这么两个女儿，她们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特别是姐姐贝勒奈西，应该给这个比她小十岁的妹妹呵护和关怀了。但实际的情形却远非如此。自从小克莉奥佩特拉出生之日起，贝勒奈西对她就产生了一种敌意。

贝勒奈西天生相貌平平。虽然他也如小克莉奥佩特拉一样继承了母亲美丽的、深褐色的大眼睛，散发着迷人的光彩。但是，她的鼻子不够挺直，她那鹅蛋形的脸也显得稍稍大了点。她的下巴没有妹妹那样圆润可爱，稍尖的形状给人一种刻薄之感。尤其是她的嘴，由于嘴唇太厚让她丧失了美女的神韵，淡化了对异性的诱惑力。对此，贝勒奈西时常陷入一种深深的懊恼。好在她有一副十分窈窕的身材，这叫她找到了一点心理平衡的资本。

随着小克莉奥佩特拉一点点长大，美貌如出水的小荷一般渐渐显露，贝勒奈西内心的不平衡慢慢转变成对小克莉奥佩特拉的嫉恨了。每当她听到大臣，或者外国来使，或者来宫的贵族妇人夸赞她的小妹的时候，她便愤愤地借故离开，独自回到闺房大发脾气。有几次，她还抽抽噎噎地哭了好久。她常常想：我和小克莉奥佩特拉同是父王母后的女儿，为什么我们的容貌相差甚远？她有时会联想到一个古希腊故事：一对夫妻因为不能生育，只好抱养了一个人家的女儿。他们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这收养的女孩身上，尽所有的努力让她幸福、让她安康。后来，他们的举动感动了天后——宙斯的妻子，她赐福于他们。十年之后，他们终于不医而愈，有了一双漂亮的亲生儿女。他们知道这是天后的神力，更加疼爱那个收养来的女儿，直到他们撒手人世……贝勒奈西只所以这样联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和小克莉奥佩特拉正好相差十岁。但是，她反复地考察表明，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她是父王母后抱养来。她的奶妈不止一次向她讲述过她出生的情景：母后克莉奥佩特拉五世生她时，因为胎儿过大，差点难产而死。她一出母胎，也是面色乌紫，没有一点声音，幸亏老接生婆经验丰富，狠狠打她的小屁股，才把她的哭声打出来。奶妈每次说到这里就会来一句她那老生长谈的感叹：“公主，你的命可真是接生婆打出来的哟！”看着奶妈那动情的样子，贝勒奈西才会抛开那个傻乎乎的设想。

然而，贝勒奈西公主痛苦伤心的原因除了小克莉奥佩特拉的美貌远远超过了她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自从小克莉奥佩特拉出生之后，她似乎失去了父王和母后的宠爱了。她多么怀念那些没有小克莉奥佩特拉的时光啊！那时，父王母后只有她一个掌上明珠，全宫殿

只有她一个公主。上上下下都惟她是爱，所有的人都宠着她，护着她，众星捧月般围绕在她的身旁。父王母后称她是“宝贝”，“神赐的公主”。在她的心目中，她那时要什么就有什么。记得她五岁那年的一个秋夜，她被众人围着，在花园里看月亮。望着天空中那轮明月，迈着缓缓的脚步在淡淡的白云中漫步，她忽发奇想——她要那个月亮，父王母后怎么解释她都不依。最后，父王只好命人捧来一个金盆，里面装满清水，端来了放在她的面前，于是，在那个金盆里，她有了自己的月亮……贝勒奈西常常说起她十岁以前的桩桩件件，她称之为“美好的童年”。还有，从她五岁那开始，她的奶妈就常常悄悄地跟她的小主人谈论将来王朝的继位者这样的大事了：“噢，我的公主，我的女神，你是长公主。不论将来继承托勒密王位的是你的哪个弟弟，你都会和他一起同登王位的。那时候，你就是埃及王后了。”

当王后，她知道那是什么情形。她从小到大一直都很注意她的母后，头戴王后金冠的母亲和父王并肩而坐，接受万民的朝拜；坐在宫殿高位上的母亲辅助父王发号施令；坐在车辇上的母亲接受市民的注目礼；衣衫华丽的母亲把纤纤素手伸给来访的外国使者；珠光宝气的母后被贵妇人围绕在皇宫晚会的大厅中间，任他们羡慕的目光在自己身上留连……这一个个场面如五月的彩蝶，在她面前飞来飞去，令她眼花缭乱，甚至有点头晕目眩。一想到若干年后，她也会像母后一样享有万人之尊，她就禁不住心灵之颤。所以，她时常沉醉在美妙的幻想之中：陈设华美的大厅里她同大臣们一起欣赏缓歌慢舞；坐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高高在上听各位大臣陈述国事；头戴王冠站在观礼台上俯视万众的顶礼膜拜；乘坐坚实的战车在万马奔腾的战场上督战……想到这些，贝勒奈西就陶醉在梦幻般的海洋里。

可是，贝勒奈西的这些梦想在一点点地被击碎。从奶妈的开导里她清楚了一个冷酷的情况——尽管未来的埃及王朝女执政者只能有一个，不可能两个王后同时坐在王后的宝座上，但托勒密王朝从未有过长公主可以有优先权的规定，那要看老国王和王后怎么确定继承人。而父王母后原先对她的厚爱也似乎渐渐转移到小克莉奥佩特拉身上去了，她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了。她想得到的东西，不仅小妹妹也有权得到，甚至得到的可能性比她要大。每当她想到这里，嫉妒之情就折磨着她，叫她难受不已。她不能想象将来小克莉奥佩特拉当埃及王后的情形，她也不愿去想象。

就在贝勒奈西十五岁的这一年，她对小克莉奥佩特拉的嫉恨又进

了一层。

初夏时分的一个晚上，贝勒奈西参加了小克莉奥佩特拉的生日晚会，之后，她等不到晚会结束，就向母后说明她的头疼又犯了，一个人回到了她的闺房，坐在她那华贵的梳妆台前发呆。晚会上的小克莉奥佩特拉真如天使一般。她身着一套鹅黄色的连衣裙，就像一只春天里刚出壳的小黄莺一般娇柔。浅棕色的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棕色的双眼闪烁着纯真的光芒。深褐色的头发直披在肩上，那闪亮柔软的样子叫人感到那是一条棕色的绸缎，小巧挺直的鼻尖上因为兴奋挂上几小颗汗珠，也在烛光下莹莹闪亮。那一张小嘴不停地向来客致谢，许多外国来客都在为从这个娃娃嘴里听到的流畅的本国语言而连连称奇。所有的来宾都在向站在小克莉奥佩特拉身后的托勒密十二世和克莉奥佩特拉五世道喜，他们无一不在夸赞国王和王后有这么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儿，漂亮的言辞几乎都被用尽了。贝勒奈西清楚地看到父王、母后脸上写满了自豪的神情。尽管她也同时站在父王、母后的身边，却很少有人给她一句格外的赞美。

接着，她又发现许多来宾送给小克莉奥佩特拉的生日礼物都很昂贵，也比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漂亮。有的是一挂精美的珍珠项链，有的是用一颗小宝石镶嵌的发卡，有的是用金丝装饰的象牙梳子，有的是一套纯金的小小酒杯，有的是一套从罗马买来的女童套衫，有的则是来自波斯几幅纯丝挂毯……它们摆满了大厅中央的长方形大桌子。那里面的许多东西都是她喜欢的，却没有人在她生日的那天送给她。她越看越气，越气越感到委屈，最后，她已经是泪光莹莹的了。

正当她独自在梳妆台前呆坐着的时候，她的奶妈不知不什么时候站在了她的身旁。她本能地站起来，问她的奶妈有什么事。老奶妈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贝勒奈西示意门边的几个女仆出去。奶妈才悄声说：

“我的公主，我刚在小公主的晚会大厅旁走过时，听到几个大臣的夫人在说小公主天生富贵，有龙凤之相。还说什么有星相显示，小公主是埃及王权的主人。”

贝勒奈西听了，大吃一惊，她一下子跌坐在软椅里，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她的脸色发白，嘴唇发青，面目表情异常难看，连那双美丽的眼睛也成了直勾勾的。奶妈吓得大叫起来，她又是叫、又是摇，好一会才把贝勒奈西摇得回过神来。她顾不得被惊叫声引来的女仆都在身边，扑在奶妈怀里大哭起来：“我恨死她了！我恨死她了！”

第二天开始，贝勒奈西似乎变了，她似乎变得超年龄地成熟了。

再说大臣阿波罗多罗斯，从小克莉奥佩特拉出生那天进宫以后，五年的时光里他再也没去过。就是上朝，他也很少主动走进见她，只参加例行朝会。但是，他一直都在注视着小克莉奥佩特拉的一切。这位希腊人的后裔，血液里流淌着古希腊艺术细胞，更保持了古希腊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标奋进的顽强精神。从他发现那颗新星之后，他就觉得自己与它有了不解这缘。他把那星相和小克莉奥佩特拉的面相，手相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以为从那一天起，自己就在为小克莉奥佩特拉光明灿烂的未来而活着。他一生中曾为许多人预卜着未来，其结果都一一应验，而对小克莉奥佩特拉的预测，将是最灵验的一次——他坚信如此。五年来，除了做学问以外，他是深居简出，处心积虑地研究与小克莉奥佩特拉相关的一切。他注视着小公主的一切，主要是通过他的夫人——王后克莉奥佩特拉五世的好朋友。她时常进宫去拜见皇后。每次夫人进宫之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叮咛夫人进宫后把小克莉奥佩特拉公主的近情了解清楚，回来后详细地告诉他。

阿波罗多罗斯夫人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她的祖先是罗马贵族，她的言谈举止都有着罗马贵族特有的高雅风采。她的祖父是个富商、专做珠宝生意的，家中异常富有。老人一生仰慕学者，所以他用家中的资财尽情供着自己的儿子读书学习。于是她的父亲就成了一个博学之士。她从小生活优裕，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陶冶了她的情性，也培养了她高雅的审美情趣。她第一次跟随阿波罗多罗斯先生进宫参加一个晚宴就引起了王后克莉奥佩特拉的注意，简单的交谈使他们一见如故，很快成了一对好朋友。十几年来，二人的情谊一直保持着。克莉奥佩特拉王后对她无话不谈，就连重大场合的服饰打扮都要和她讨论商议。

阿波罗多罗斯夫人一生生了四个儿子，他们个个相貌英俊，文质彬彬，就是没有女儿。她常常为此自怨自艾。她以为，女人的生命是靠女儿来延续，如果有了女儿，那世界就有了一个新的自己，自己的青春就会在女儿身上延续。而且，她以为女儿和母亲最贴心，母女之间可以无话不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渐渐老了许多。每当对着镜子自视的时候，她总会如怨如诉地轻言一句：“要是有个女儿多好！”因此，她从看到小克莉奥佩特拉的那天起，就深深喜爱上了小公主。每次进宫一拜见完王后，她都要急着去看看小公主。

“噢，小克莉奥佩特拉公主，我的小天神、我的小天使，知道我多爱你吗？”拉着小公主的手，抚摸着她那粉嫩的小脸蛋，阿波罗多罗斯夫人